

清风正气歌

赤子丹心照家国

■孙现富

窟野河，是陕西神木的母亲河。夏季的窟野河，两岸山峦苍翠，绿树成荫，蜿蜒流淌的河水默默滋养着一片土地。1912年，被毛泽东同志誉为“陕北才子”的贾拓夫，就出生在窟野河畔的一个贫困家庭。他12岁投身革命，16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到20岁就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

1933年10月，陕西省委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做好善后工作，以免党的组织受到更大损失。同年底，他受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向党中央报告工作。1934年初，贾拓夫出席了在瑞金举行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留在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贾拓夫随军踏上长征路，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镇后，毛泽东等人从搜集到的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为了确定报纸上的消息是否属实，充分了解陕北红军情况，叶剑英找到了贾拓夫。之后，毛泽东又向贾拓夫询问陕北的情况。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北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等情况作了详细汇报。贾拓夫的汇报，为党中央决定落脚陕北作出了贡献。

1949年5月20日，古城西安迎来了解放。几天后，贾拓夫出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听说他当了市长，有亲戚想通过他的关系做买卖挣钱，被他严词拒绝。贾拓夫说：“我是党的干部，是有原则的。我不能违反原则帮助你！”在调运物资工作中，一些囤积了大

量粮油棉的老板给贾拓夫送礼，也在那里吃了“闭门羹”，“我们共产党人从革命那天起就没有为自己考虑过。”

在贾拓夫的心里，革命年代“延安作风”之所以能够打败“西安作风”，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着强大的真理力量，还在于共产党人有强大的人格力量；自己作为新中国首任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更应该传承好共产党人的初心本色、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

1952年8月，贾拓夫调到中央工作。在担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期间，组织上给他分配了一个带花园的大院子。贾拓夫内心很不安，认为太浪费、脱离群众，就主动提出换房申请。最终，他与全家人住进一个小院里。院里没有厢房，没有卫生间，他把过道改建成了卫生间。

由于贾拓夫具体负责轻工业部门的工作，当时经常有一些轻工业新产品被送来检查试用。他每次都是让秘书把自己对新产品的意见连同产品一起送回去，绝不私留私用。

贾拓夫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十分注重家风家教，不允许子女和家人沾染特殊化习气。他曾十分严肃地向孩子们指出：“一些干部子弟中间有个很坏的风气，比谁的父母官大，好像父母官大，自己的身价也就高了，就神气得不行了。父母做什么工作，与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对革命还毫无贡献，却已过早地享受了过高的生活待遇，不要觉得这是什么值得骄傲和夸耀的事情，这是欠了人民的账，将来是要还的。只能好好学习，多些本事，将来好加倍报答人民。”

回忆起父亲贾拓夫，女儿贾达黎有两件事记忆犹深。一件是弟弟的事。有一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大弟贾虹生放假回家。刚放下行囊，贾

虹生就被父亲叫住：“你上了大学，参了军，但还不了解社会，应该利用假期多参加些社会劳动。”弟弟听了父亲的教导，约了几个同学，一起跟着劳动模范时传祥的清洁队去掏大粪，真正体验了劳动人民的工作和生活。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贾达黎自己的。1963年，她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远郊的房山县琉璃河水泥厂职工子弟学校，当语文老师。尽管此前有思想准备，但看到艰苦的环境，再加上专业不对口，贾达黎的情绪还是有些波动。周末回到家，她向父母倾诉心中的委屈。没想到一向疼爱她的父亲这次不但没有给予安慰，还严肃地批评了她：“你以为自己是高干子女，上了名牌大学，就高贵了吗？我们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多少人流血牺牲。可今天我们自己的子女却不愿意为我们服务，这怎么得了！”“我们国家各方面都需要打好基础，这样才能更快地发展。”在父亲的教导下，贾达黎很快调整情绪，在琉璃河水泥厂职工子弟学校一干就是15年。

贾拓夫曾在一张全家福照片上写下一首诗：“风雨同舟破浪奔，卅年成就一家人。庭前若问双亲意，共学雷锋和王杰。简洁的诗行中，凝结着一位革命者深厚的家国情怀——为革命、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贾拓夫，同样希望自己的孩子们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一生。

窟野河流淌不息，自西北向东南汇入黄河。贾拓夫纯朴赤诚的品格和精神，也已汇入历史的长河，滋养着人们的心灵。时至盛夏，放眼望去，窟野河两岸金色的麦浪翻滚，飘来阵阵麦香……

就此停下，而是在心中立下新目标——打破单位3公里跑纪录。

5公里，10公里，负重跑，各种训练轮番上阵。跑坏的鞋子见证着他的努力。最终，他如愿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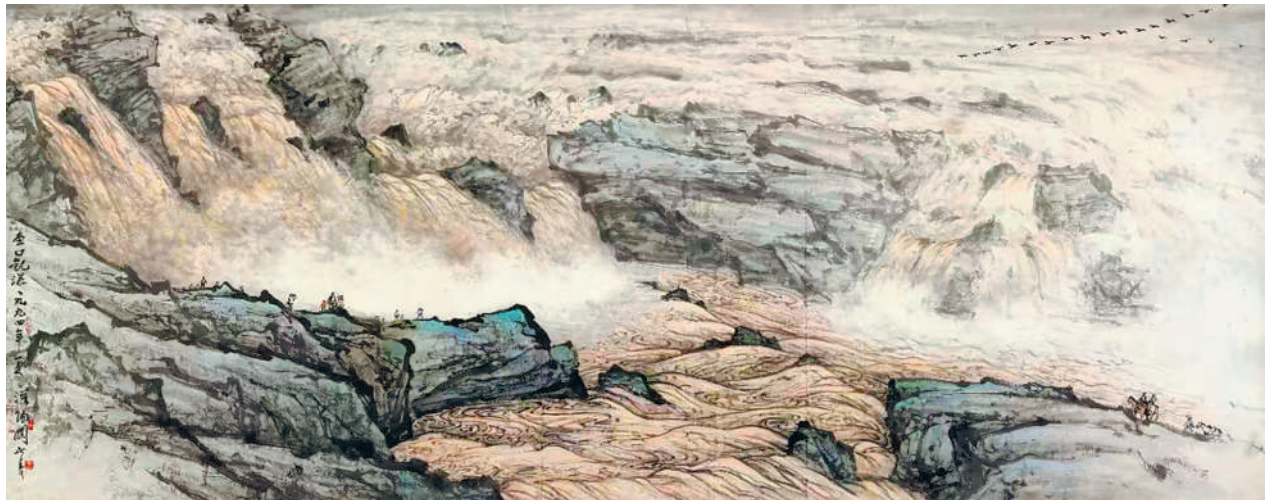
如今，苏巴提又给自己立下新目标——考取体能特三级。月光下的单杠场，他悬垂的身影一起一落，作训服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战友们看着他磨破的手掌，劝他养好伤再练。他却咧嘴一笑：“我草原上的马，蹄铁磨穿了照样跑！”

“跑不动就走，走不动就爬，但绝不能停下。”这是苏巴提常挂在嘴边的话。这个从伊犁草原走出来的战士，正如一匹奋力奔跑的骏马，留下一串串坚实的足迹。



长 征

第 6468 期



壶口观瀑(中国画)

关山月作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午后的阳光斜照着烈士陵园时，宋守山颤巍巍的手正抚过一把外表斑驳、带有3道弹痕的军号。军号上凝结的铜锈，如同凝固的血痕，喇叭口边缘的凹痕里，还嵌着70多年前的血痕。

“太爷爷，这缺口真是子弹打的？”曾孙女伸出手指正要触碰，老人却猛地收回军号。他望着墓碑上“赵长河”3个字，像是又听见1948年的雪粒，正簌簌地扑打在军号上。

那年他刚参军不久，正蹲在战壕里啃冻硬的窝头。班长赵长河把一把军号交到他手上：“从今儿起，你就是连队的司号员！”那时，刚满16岁的他，感觉这军号有千钧之重。

学号的日子似乎比往常更加难熬。班长赵长河总是在黎明前叫醒他：“军号声要赶在日头前头！”树林里，赵长河攥着他的腕子从持号姿势教起，虎口的茧子磨得他生疼。有一次他偷减了半拍冲锋号，赵长河立即严肃地说：“差半个音，就是差半条命！”

军号上的第一道弹痕，是在淮海战役战场上留下的。那天，寒冬的霜气把号嘴冻在了他的嘴唇上，扯下来时带起血珠子。突然，班长赵长河扑倒他，子弹擦着军号飞过，在铜管上犁出一道灼热的沟壑。班长扑倒的同时，也把他掩护住，并在他的耳边说：“记住这声响！比啥乐谱都好使。”

军号上最深的一道裂痕，是在长江边留下的。渡江战役总攻前夜，班长赵长河用绑腿布擦拭军号。月光漫过江面时，他忽然轻声哼起沂蒙小调。“等过了江，教你《得胜令》的颤音……”话音被炮火掐断的瞬间，一枚弹片击中铜号发出刺耳的声响。刹那间，班长赵长河的胸前绽开血花，却仍保持着手握军号的姿势。

那日的江水是烫的。宋守山吹响冲锋号，铜腥味混着血腥气灌满喉咙。军号凹痕里的血垢，是赵长河最后留在号管上的掌印。他至今记得老班长倒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今年春天，我们一行人走进川藏线上的“十英雄连队”，记录新兵入营的场景。刚踏入营区，我就留意到，车场上，曾出国参加比武的一级上士秦跃江，正被一群新兵紧紧簇拥着。他肤色黝黑、神情严肃，正向新兵讲述着连队的光荣历史。

1967年8月，原成都军区某汽车团三营十一连、十二连，担负运输任务，行驶在蜿蜒川藏线上。当三营副教导员李显文带车队行至帕龙天险时，突遇特大山洪，巨石与泥土瞬间阻断前路。为了引导车队突围、疏散受灾群众，副教导员李显文等10名官兵涉险逆行，不幸被卷入特大山崩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中央军委授予他们“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荣誉称号。

50多年过去了，十英雄的故事如永不熄灭的火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官兵，驰骋在川藏线上，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如今，十英雄所在单位已改建为西藏军区某部一连。作为建制序列“第一”的连队，“争第一”成为连队官兵骨子里的追求。训练、比武、任务、日常建设，他们事事力求拔尖。

秦跃江讲到处，情绪激昂，声音不自觉抬高。现场的新兵，听着汽车兵在川藏线上艰苦奉献的故事，眼中满是敬意。

这时，一连指导员注意到我们的到来，热情上前介绍：“秦跃江班长不仅在国际赛场打出了成绩，还带出好多优秀驾驶员。”

此时，新兵眼中又燃起好奇与期待，请求指导员讲一下秦班长出国比武的经历。

那年，旅里选拔参加国际军事比赛的队员。秦跃江因为驾驶技术过硬，并曾多次在驾驶专业技能考核中荣获佳绩，单位推荐他参加选拔。得知消息后，秦跃江全身心投入准备。

训练期间，他反复打磨技术细节。高强度训练中，他手掌被磨破，刺痛难耐，腰椎也因长时间驾驶疼痛不已。可他始终咬牙坚持，从未退缩。战友劝他休息，他坚定地回应：“咱们‘十英雄连队’的兵，就得有股子拼劲！”

军号长鸣

■张裕怀

下的姿势——身体朝着北方，眼睛却望着长江南岸。

“太爷爷！”曾孙女的声音找回他的思绪。他苍老的手指正摩挲着号嘴，那里有道不显眼的齿痕。渡江战役后，他高烧3天，昏迷中死死咬着军号嘴，军医好不容易才将军号从他嘴里拿出。

烈士陵园起风了，掀开了宋守山的大衣，露出挂在他内襟上的军功章。金属碰撞声里，他忽然挺直佝偻的脊背，将手中的军号抵住嘴唇。他枯瘦的胸腔开始剧烈起伏，浑浊的瞳孔迸出异样的光。

第一声号音，像是一把生锈的刀锋

英雄传人

■廖平洋



当时，单位众多优秀骨干踊跃报名，渴望出国参赛。身为“十英雄连队”的一名班长，秦跃江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他比往常训练更加努力。最终，凭借扎实的技术和顽强毅力，秦跃江在初选时脱颖而出，成功拿到通往更高赛场的“入场券”。

初选结束，他们转至外地集训。长途奔波加上集训地天气多变，大家吃不消。然而，一到训练场，他们就摩拳擦掌地开练了。秦跃江拿着本子画草图、记路标，反复钻研练习技术。集训队采取积分淘汰制，竞争激烈，入选的众多优秀骨干也都争分夺秒地加练。时值南方盛夏，秦跃江不顾天气闷热难耐、蚊虫肆虐，最终凭借过硬实力，入选出国比武队伍。

新兵们听得入神，激动地为秦班长鼓掌。指导员笑着卖了个关子：“别急，更精彩的还在后面。”随即，他继续讲述秦跃江的比武经历。

队伍抵达国外的参赛地，随即迎来了比赛日。当天，来自多个国家的30多个驾驶组齐聚赛场。远道而来的秦跃江和队友此时面临一个难题：比武使用的是陌生装备，只能在有限的场地内进行适应。秦跃江和队友迅速做出调整。他们认真学习比赛规则，观察其他参赛队伍的操作细节，思考比赛策略。

发令枪响，比武开始。赛道蜿蜒，路况复杂。秦跃江紧握方向盘，有条不紊地驾驶着。赛程过半，倾盆大雨不期而至，车轮不时打滑。驶入最后赛段

划破寂静。啞哑的号声，惊飞了柏树上的麻雀，几个正在锻炼的老兵蓦然驻足。音符在静音处戛然而止，宋守山剧烈咳嗽起来，却把军号攥得更紧。1949年解放上海时，他就是咳着血在一处大楼上吹响军号的。

“我来吧。”朝气而磁性的男声响起。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人展开泛黄的乐谱，金色小号在阳光下熠熠闪耀。宋守山瞪大双眼：青年人手持军号的英姿，与老班长当年在战场上吹响冲锋号时，并无二致。

“这位是赵长河烈士的曾孙。”管理员轻声介绍着。老人身子一震，70多年前的画面突然鲜活得刺目：硝烟味弥漫的驻扎地，赵长河拿着一张全家福，指着上面虎头虎脑的娃娃说：“等打完仗，俺孩儿也要学吹号……”

号声在陵园上空升腾。宋守山看见青年的腮帮鼓起，金色音符在空中飘荡着。新栽的松树苗在声浪中轻颤，露珠顺着针叶滚落，宛如当年长江上的晨雾。

树影移过纪念碑时，宋守山正讲述第三道裂痕的来历。那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爆破筒的炸响中留下的。寒冷的冬夜，水汽在号管中凝成了冰。战斗打响前，他用胸口焐热冻住的军号。70多年过去了，那年寒冷的风雪以及炽热的弹片，给这把军号和他身上留下至今依然清晰的伤痕。更深的记忆却留在他的心中：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在冲锋的路上。“在我前面，有3个司号员都牺牲了……”说着，他轻抚青年的军号，“现在该你们接着往下传了。”

暮色渐浓，陵园响起闭园广播。宋守山又一次擦拭军号，突然他把冰凉的铜管贴紧面颊。1948年的风雪穿越时空呼啸而至，他清晰地听见班长赵长河在耳边大声吼：“愣啥？接着吹！”

残阳如血，军号声撕裂暮色。这一次，宋守山吹完了整首冲锋号。最后一个音符化作颤动的余韵，久久萦绕在纪念墙镌刻的众多姓名之间。青年的军号也悄然加入，新旧军号的鸣响，在天地间共振，惊起满园白鸽。

风过松林，宛如万千军号低吟。

